

博尔赫斯有一篇题为《沙之书》的短篇小说，少年时初读后就念念不忘。小说中写了一本“像沙一样，无始无终”的书。那书没有首页，也没有末页，页码和书页是随机出现的，读者永远找不到它的开端，也望不到它的尽头。这篇小说发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，那时的博尔赫斯已然双目失明，却以惊人的洞见预见了某种属于未来读书人的恐惧与诱惑。

几十年后的今天，至今还会在读书时想起这篇小说，觉得手中的电子书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“沙之书”的存在——每每读完一本书，回到书架页面，手指滑动屏幕寻找下一本的时候。一片薄薄的屏幕后面，藏着无穷无尽的文字汪洋。指尖轻划，一屏翻过，又一屏出现，没完没了，无始无终。理论上，它可以装进全世界有史以来文明产生的全部书籍——所有泛黄的典籍，所有绝版的诗集，所有尘封的史料，都能挤进这片方寸之间的虚空里。浩如烟海不再是比喻，而成了冰冷的现实：多到一个人终其一生，也无法全部读完。

也许有些人会像《沙之书》里的“我”一样，为此心生焦虑与恐惧。那种面对无限时的无力感，那种永远追赶不上的窒息感，会让人想把那本“沙之书”悄悄藏进图书馆最深的角落，让它被遗忘。然而，对另一些人来说——那些经历过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人——这种“一辈子也看不完”，恰恰意味着巨大的安全感。

最极端的例子，是茨威格《象棋的故事》里那位被法西斯囚禁的主人公。他被关在一无所有的斗室里，精神濒临崩溃，偶然偷到一本棋谱，便如获至宝，翻来覆去地读，直到把每一局棋都背得烂熟，在脑海里与自己日夜对弈。那本棋谱成了他唯一的方舟，后来也成了束缚他一生的牢笼。若那时，他有一本“一辈子也看不完”的书，那囚禁的黑暗里，会不会多一丝光亮？

这种安全感，还来自每次把以TB为单位的硬盘接入电脑，毫不迟疑地往里面扔进一个又一个文件——TXT、PDF、EPUB、MOBI……各色格式堆叠，像囤积坚果过冬的松鼠。试想，1TB空间的电子书换成纸书放进书柜，需要在寸土寸金的都市里占据几平方米的房间？现实中所有的逼仄计较——房价的压力、空间的局促、搬家的狼须——都在虚拟空间的挥霍中得到安慰。

老派读书人面对电子书实在不必忧心忡忡。他们担心纸质书的消亡，担心油墨香的消失，担心捧书而坐的仪式感被轻薄的屏幕取代。可他们或许忘了，书籍的灵魂从来不是纸张，而是文字本身。如今，虚拟的数字空间，就是我们的藏经楼和天一阁。那些古刹深处的经卷，那些阁楼里不许外借的孤本，如今静静睡在云端，等着我们随时叩访。而拿出手机或电子阅读器，手指轻划，解锁屏幕——一屏之间，就是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藏着万古长夜，也亮着文明的灯火。我们读不尽，却也因此，永远不必担心读到尽头。

# 折多河岸草木深

◎余悦 文/图

视觉日记



盛夏，康定人换上了单衣，一身久远的松快。

连日阴雨，折多河水涨了，汹涌奔流，遇巨石一跃而过，激起的水花打湿了岸边的草木与藤蔓。空气中浮动着不知名的花香，清冽沁人。路旁，盘绕在灌木上的喇叭花都开了，素净的白。一只野蜂在花心飞舞，自在而忙碌。

继续前行，到了通向白土坎的木梯处，看见一只小鸟停在一根木桩上。举起镜头，才看清它昂着头，目光机敏，似在探寻野果和草籽。我走近，终究惊飞了它。很快又遇见一只鸟儿。它一定是觑准了路上无人，才在栈道上款款而行，嘴里衔着一片半枯的叶子。我拍下它的刹那，它倏然转身，露出尾羽，多么像一位披着披风的少年。

行至一处朗庭，河风正劲，吹得木梯边缘的草木窸窣作响。我惊喜地发现，绿叶间有红色的果子在闪烁。趋前细看，是红子果，还有“马线子”藏在叶底。它们红透了，我摘了一张阔大的叶子来盛果子，边走边吃。忽然遇见一只流浪狗，彼此一照面，都吓了一哆嗦。

公主桥边的那棵野杏树上，结满了拇指大的黄杏子。许多个清晨路过，我都在树下捡拾到了熟透的果实。想着那酸甜的滋味，脚步不由得加快了。毕竟，康定的夏季丰盛而又短暂，像极了一声隐约响起的蝉鸣。



甘孜日报  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文化视野

2026年8月7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  
版式设计：边强

8

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 
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 
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

